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補曰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

時城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

據元年

楚

人伐鄭不言圍補曰

泰曰諸伐國而

不得獨據彼又贅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言圍邑傳皆以

爲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

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爲美補曰疏曰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言伐又言圍是討顯於下也文烝案注言罪著於上非卽傳所謂著

罪傳言著罪者即申病鄭意也言伐復言圍或為伐者之罪
或為受伐者之罪不嫌無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偶事致後之
例亦足明之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伐鄭之諸侯補曰此本杜預

善救許也

補曰疏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許是近楚

小國叛而即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

補曰據偶事當致後

大伐鄭也

補曰疏曰

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強益華夏之弱齊桓為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文烝案公蓋以夏末行冬初至未滿二時故不月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補曰杜預曰則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邾之別封故

日小邾案莊五年公羊作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

補曰呂氏春秋謂之申侯伯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補曰

疏曰此云殺無罪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葬文公不書葬則亦失德也枉殺卿佐是失德之儔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為當直由殺申侯不可知也文烝案文公不葬非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寧母某地補曰

當云魯地○撰異曰陸渙纂例曰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案今公穀皆有之又音義纂例寧左氏作甯案今公羊亦作甯說文宀部監安也从宀心在血上血人所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宀部寧願誓也从宀監聲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石鼓文天子永監是訓安之字今書傳盡作宀部字晉古文書大禹謨音義辯之宀部字為會意猶安从女在宀中宀部用部二字皆从其聲又同義明三字並通矣毋左氏作母音義曰如字又音無公穀音義曰音無又茂后衣裳之會也補曰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者反衣裳之會也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見義此是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

曹伯班卒

○撰異曰班公羊作般案爾雅般訓還班訓賦而古書以聲同通用

公子友如齊

補曰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盟于洮

洮曹地○撰異曰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

補曰據是下士貴

王命也

補曰會者外為主王人為主是貴王命言命者王人奉命出會與世子同也傳言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

命不得

出會諸侯明有天子命者得出會也貴者經貴之亦

由當時

會實班諸侯者皆有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

王朝臣

出會先諸侯者皆以外諸侯而為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

知也嘗

論之齊晉皆以外諸侯而為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

尹子單

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為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

周初之

二伯自陝以東周公皆據王命為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

太保率

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侯為伯蓋所

謂王官

伯矣齊桓晉文與鄒侯稱鄒伯相似但齊晉既謂之

侯伯又

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既為伯而朝服雖敝必

周之卿

士仍謂之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通稱也朝服雖敝必

加於上

補曰朝服元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

詩謂之

緇衣逸周書大匡謂之麻衣諸侯視朝之服

也天子視朝則皮弁服皮弁者白鹿皮為弁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素積者謂裳素者緇也其衣蓋以縞舊說十五升白布為之疑非緇帶者士制大夫以上皮弁服皆素帶諸侯視朝朝服朔視朝皮弁服天子視朝皮弁服朔視朝元冕凡在朝君臣同服論語吉月必朝服弁冕雖舊必加於而朝謂皮弁服也與其下文朝服立降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補曰左傳景王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即弁冕也冕與弁與冠散文渾言之皆通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補曰無問會者尊卑也六旬申上意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為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

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補曰戴祖啟曰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文烝案經因其乞而乞之乞之猶上云逃之皆謂春秋之文也向乞者或作鄉注不錄使二句本何休下二句在上逃歸傳下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以乞為重補曰注依定元年重請為說彼釋求義非釋乞義求與乞雖同是重而乞又重於求疏曰文與乞師重是盟也悔前逃歸故以重乞者處其所同故為重辭得之言乞知不自來補曰何休曰處其國上注音義曰而請與也得與音豫下請與并下注而與同本或作豫孔廣

森曰與許也使請蓋約之也見許盟於齊也羊同約公羊作酌何休曰酌挹

也挹取其血范本之孔廣森曰周官邦約鄭眾曰約讀如酌

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然則

酌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

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

至也文烝案約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經非也

蓋者承正語辭謝湜曰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

而逃其終若賤者哀告而乞著其屈辱罪其不智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

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

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

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甯所未詳補曰范依左

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因喪畢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

喪畢或禘或禘五年而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言大廟以

包羣廟閔二年詳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

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禘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始於獻

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

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此
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譏禘不時也○禘有爲
時祭名者王制祭統春曰杓夏曰禘郊特牲祭義又言春禘
國語邱敬子言嘗禘蒸享皆據夏殷之禮也商頌序長發大
禘自是殷祭之禘別乎時祭故言大也禘有爲祭天地名者
祭法魯語周人禘饗而郊稷周語禘郊之事則有金烝魯語
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郊禘不過繭栗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此禘乃冬至祭昊天上帝
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
地亦通稱郊也喪服小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之禮即魯郊子丑
寅三月之禮郊而通稱禘也周禮注以圜丘方丘并宗廟爲
三大禘案爾雅曰禘大祭也大祭之用致夫人劉向曰夫人
合聲則禘故凡大祭皆蒙其名矣用致夫人成風也致之
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補曰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果爾則當
言用致哀姜凡小君旣沒有謚不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謚直
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媵女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
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勞夏謂魯無此禮是知魯君當身以
妾爲妻者始於彼時非春用者不宜用者也嫌與用幣異
秋中所有黃澤言之矣用者不宜用者也嫌與用幣異
致者不宜致者也補曰言致知不宜致宜致者則曰至自某
不曰致之猶立與卽位之異公羊并上句

皆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爲夫人而見於廟用此禘禮以
致之亦若夫人始嫁而告至又若三月廟見之禮也沈欽韓
曰妾媵不助祭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
入廟之典也文烝案左氏說以爲吉禘致新死者而此禘非
值喪畢不得爲吉禘故杜預推左氏之言夫人必以其氏姓
意以爲歷三禘而行其禮紆回失實言夫人必以其氏姓
補曰說見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補曰包文姜言之
莊元年立妾之辭也補曰此專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
姜去氏次立妾之辭也言成風非正也謂非崇妾之嘉號
於此例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
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總三月謂君之庶
明矣補曰案庶子爲父後者爲所生母服總三月謂君之庶
子父卒者也若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緦緣旣葬而除不
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
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
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
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土堂
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者子之天也
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
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
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

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
貴禮也許君謹案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士庶者
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
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
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
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
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
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
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烝案如鄭所
言知穀梁爲正經明有譏文而許云無譏非也鄭論成風意
謂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鄭又言宣公所以得
尊其母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杜預釋例以爲
適母薨則申其母尊孔穎達申杜曰哀姜旣薨成風乃正出
姜旣出敬嬴乃正齊姜旣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
之文故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夫人之
唯孔說齊歸似可依用鄭援漢事乃光武非文帝也夫人之
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鄭嗣
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
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補曰此有二我字
蓋通下二句皆夫子之言與十九年傳我無加損同例也蘇
轍謂春秋所書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胡安國以爲謹禮所

由變薛季宣以臣無貶君之義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故于大廟去夫

為不沒其實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補曰注非也貶者謂一則以外之弗

貶去夫人氏姓與文姜哀姜出姜之貶皆同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不言夫人補曰注

成風而言僖公成風也於彼論之夫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

紀其實也貶焉見正焉者所謂春秋視人所惑立說以明之

也略舉數事以證斯文桓也而公我亦公之文姜也而夫人

我亦夫人之楚商臣蔡般而楚子蔡侯我亦楚子之蔡侯之

惑則有說焉桓不可為公而王不討疑若可也故將公之則

先謹之也文姜不可為夫人而子念母疑若可也故既夫人

之而又貶之也不惑則無說焉楚商臣蔡般夫人而知其不

可為楚子不可為蔡侯也故楚子之蔡侯之如恆文也是故

我紀其實而已矣紀其實而無說我寄其意而已矣寄其意

者亦所謂我無加損焉而名亦未嘗不正也後世史書既非

聖筆不足寄意乃競立說小失則乖礙文體大失則變亂事

實自王通沈既濟孫樵以來又不第如譙周干寶孫盛之書

以模擬文句為病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補曰史記桓王子莊王佗莊王于僖王胡齊僖王子惠王閔世本

名毋涼國語注或作涼左傳崩在上年閏月無日以爲至是來告趙匡以來皆疑之當是上冬有疾至此崩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補曰宋桓公也不葬者疏曰蓋魯不會○撰異曰禦本亦

作御左氏作御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周采地天

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葵丘地名補曰周公名孔葵丘杜預釋例宋地也全祖望洪亮吉據左傳云西爲此會從水經注

爲晉地注自末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

句外皆本杜預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

補曰疏曰傳言通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爲三公論道之官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爲冢宰通於四海爲諸侯

所尊故得出會也一解通于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杜乖文烝案一解得之於注亦不相悖孔穎達解此傳謂宰者六

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故書官名是也孔又以爲傳兼解宰

咺宰渠伯糾蓋自宰夫以上皆通其說未當宰周公以公兼卿以其兼冢宰通於四海而書官渠伯糾爲宰夫咺爲宰卿

之屬亦書官者因冢宰連及之也官有正有貳有考冢宰故爲正小宰中大夫爲貳宰夫下大夫爲考其官名俱爲宰故穀梁補注十

通得書宰其士則謂之股而上士中士視旅下士爲尊故統
於考而亦書宰不嫌無別者或名或字或爵足以別之也宋
司城官屬俱來司馬華孫官屬亦俱來直書司城司馬亦其
比也至於周公出奔晉祭公來不言所兼之卿官其餘自卿
至中士皆不言官明非冢宰及其貳與考則皆略之王于虎
卒左傳謂之王叔文公經不言官而國語以爲大宰似未足
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爲政者案周初周公以大宰
攝王事明宰實爲政爲政故通於四海通四海故言官此必
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時周之爲政者不必
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
大何休曰宰猶治也干寶賈公彥解周禮謂取調和之名爾
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
八蠻六戎五狄與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爲四方之通
稱是有二義也時蓋百官聽於冢宰王既葬而命之出會諸
侯會葬先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補曰內書子者既葬
稱子未葬稱子某此
出以俟乎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樞在堂上
宋子及定四年陳子未葬不名不如子般子野

者既出會盟與諸國君列序不得獨出名也

禮樞在堂上

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櫬木如椁塗之

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股後也補曰注言股後者
解傳堂上爲兩楹閒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

在棺曰柩無外事者猶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徒棺也依檀弓喪大記天子之殯敢塗龍輅以棹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朝轎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之殯以槨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菽與轎同字凡柩就殯將葬乃啟之其未啟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文烝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

補曰未適人通言內女有書卒之義

未

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

補曰未適人通言內女有書卒之義

許嫁笄

而字之

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成人著之補曰喪服傳曰吉笄者象笄也何休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

髮象男子

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文烝

案曲禮

亦與傳同又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也字即伯仲叔季猶

男子冠

而字耿南仲說易女子貞不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直訓字為許嫁誤易之子當從虞陸說

之

女子許嫁不為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補曰何休曰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補曰間有事故復舉諸侯雖三臣及諸侯之世子大夫在焉皆以諸侯包

之薄宋祝柯重丘皋鼬五者皆同義也左傳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周公不與盟似皆非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何休以為

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桓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補曰疏曰毋雍泉以下是四教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指陽穀者據公羊之文其實此會亦有四教故云從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盟杜丘而云不復盟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彼是兵車故也文烝案陽穀大朝葵丘明禁傳本截然明白鄭必兼用公羊者凡鄭君之學主於貫通稽合往往如此劉蕡對策曰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注克寬曰首戴定天下之大本洮安天下之大勢葵丘示天下之大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所謂無敵血之盟鄭君曰盟牲法衣裳之會皆不敵血以此會極盛故獨詳其事耳洮會云洮血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下又加於牲上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也壹猶專者亦謂活牲非死牲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也補曰

讀載書以明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補曰雍遏也說文曰

之如下所云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泉水原也管子書稱楚人攻宋鄭要

得東流雍泉亦謂此類毋訖訖止也謂貯粟補曰二注皆

毋蕓樹子嫡子補曰何休曰樹立毋以妾為妻補

年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說文妾古文妻从台女台古文貴字明妻者貴稱文王之妃

太姒大雅稱寡妻毛傳曰適妻也孔穎達曰適妻唯一故言

寡寡者特也小雅之豔妻魯詩作閭妻或作刺妻鄭據之指

厲王后以為敵夫曰妻鄭是也荀子曰天子無妻謂禮之正

稱其通稱則毋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補曰此謂妻也

謂后為妻國秦漢以後母后為攝主春秋之世見其端矣公羊載四教

在湯穀無末句孟子述葵丘五禁亦無末句而文尤詳曰葵

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歆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

無怠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為五禁

此則句別為禁也左傳不言明天子之禁而載宰孔之言以

為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既移四教事於陽穀乃云葵

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書日為危之國

話亦記宰周公語戰國策蔡澤亦言震矜國叛皆他國所錄

穀梁補注十